

第拾柒册

朱子全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安徽教育出版社

第拾柒冊

主編

朱傑人 嚴佐之 劉永翔

朱子全書

上海古籍出版社
安徽教育出版社

朱子語類卷第七十九

尚書二

禹貢

「禹貢一書所記地理、治水曲折，多不甚可曉。竊意當時治水事畢，却總作此一書，故自冀州王都始。如今人方量畢，總作一門單耳。」禹自言「予決九川距四海，濬畎澮距川」，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看。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，鑿龍門，某未敢深信。方河水湧，其勢迅激，縱使鑿下龍門，恐這石仍舊壅塞。又下面水未有分殺，必且潰決四出。蓋禹先決九川之水，使各通于海，又濬畎澮之水，使各通于川，使大水有所入，小水有所歸。只是先從低處下手。若下面之水盡殺，則上面之水漸淺，方可下手。九川盡通，則導河之

功已及八分。故某嘗謂禹治水必當始于碣石、九河。蓋河患惟兗爲甚。兗州是河曲處，其曲處兩岸無山，皆是平地，所以潰決常必在此。故禹自其決處導之，用工尤難。孟子亦云：「禹疏九河，濬濟，漯而注之海。」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。若鯀則只是築堙之，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。」錄。

「禹當時治水，也只理會河患，餘處亦不大段用工夫。河水之行不得其所，故泛濫浸及他處。觀禹用功，初只在冀，以及兗、青、徐、雍，却不甚來東南。積石、龍門，所謂「作十三載乃同」者，正在此處。龍門至今橫石斷流，水自上而下，其勢極可畏。向未經鑿治時，龍門正道不甚泄，故一派西滾入關陝，一派東滾往河東，故此爲患最甚。禹自積石至龍門着工夫最多。又其上散從西域去，往往亦不甚爲患。行河東者多流黃泥地中，故只管推洗泥汁，只管凝滯淤塞，故道漸狹。值上流下來纔急，故道不泄，便致橫湍他處。先朝亦多造鐵爲治河器，竟亦何濟！」或問：「齊威塞九河以富國，事果然否？」曰：「當時葵丘之會，申五禁，且曰「無曲防」，是令人不得私自防遏水流，他終不成自去塞了最利害處！便是這般說話亦難憑。」問：「河患何爲至漢方甚？」曰：「史記表中亦自有河決之文。禹只是理河水，餘處亦因河溢有些患。看治江不見甚用力。」書載：「岷山導江，東別爲沱，東至于澧，過九江，至于東陵，東迤，北會于匯，東爲中江，入于海。」若中間使用工夫，如何載得恁

略！」又云：「禹治水，先就土低處用工。」賀孫。

「禹治水，大率多是用工於河。」治梁及岐，是鑿龍門等處。冀州三面邊河，兗州亦邊河，故先冀即究。」揚。

「禹治水，乃是自下而上了，又自上而下。後人以爲自上而下，此大不然。不先從下泄水，却先從上理會，下水泄未得，下當愈甚，是甚治水如此！」

「禹貢集義今當分解。如『冀州，既載壺口，治梁及岐』，當分作三段，逐段下注地名，漢爲甚郡縣，唐爲甚郡縣，今爲甚郡縣。下文『既修太原，至于岳陽，覃懷底績，至于衡漳』當爲一段。『厥土白壤』云云又爲一段，『碣石』云云又爲一段，方得子細。且先分細段解了，有解得成片者，方成片寫于後。黑水、弱水諸處，皆須細分，不可作大段寫。」

「禹貢地理，不須大段用心，以今山川都不同了。理會禹貢，不如理會如今地理。如禹貢濟水，今皆變盡了。又江水無泄，又不至澧。九江亦無尋處，後人只白捉江州。又上數千里不說一句，及到江州，數千里間連說數處，此皆不可曉者。禹貢但不可不知之。今地理亦不必過用心。今人說中原山川者，亦是兒說，不可見，無考慮。舊鄭樵好說，後識中原者見之云，全不是。」振。

因說三江之說多不同，銖問：「東坡之說如何？」曰：「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，只是

意想硬說。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爲一，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。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，疑它曾見東南水勢，說得恐是。」因問味別地脈之說如何。曰：「禹治水，不知是要水有所歸，不爲民害，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，尋脈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？」且太行山自西北發脈，來爲天下之脊，此是中國大形勢。其底柱、王屋等山，皆是太行山脚。今說者分陰陽列，言「道岍及岐，至于荆山」，山脈逾河而過，爲壺口、雷首、底柱、析城、王屋、碣石。則是荆山地脈，却來做太行山脚。其所謂地脈尚說不通，況禹貢本非理會地脈耶！」銖。

「禹貢西方、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。緣是山高少水患，當時只分遣官屬，而不了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耳。某作九江彭蠡辯，禹貢大概可見於此。禹貢只載九江，無洞庭，今以其地驗之，有洞庭，無九江，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矣。洞庭、彭蠡，冬月亦涸，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。」義剛。

「江陵之下」^{〔三〕}，岳州之上，是雲夢。」又曰：「江陵之下，連岳州，是雲夢。」節。

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。曰：「只是以水驗之。大凡兩山夾行，中間必有水；兩水夾行，中間必有山。江出於岷山，岷山夾江兩岸而行，那邊一支去爲隴，他本云：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。」這邊一支爲湖南。又一支爲建康，又一支爲兩浙，而餘氣爲福建、二廣。」

義剛。

問禹貢地理。曰：「禹貢『過』字有三義，有山過、水過、人過。如『過九江至于敷淺原』，只是禹過此處去也，若曰山過、水過便不通。」時舉。

因說禹貢，曰：「此最難說。蓋他本文自有繆誤處。且如漢水，自是從今漢陽軍入江，下至江州，然後江西一帶江水流合大江，兩江下水相淤，故江西水出不得，溢爲彭蠡。上取漢水入江處有多少路！今言漢水『過三澁』，至于大別，南入于江，東匯澤爲彭蠡，全然不合，又如何去強解釋得！蓋禹當時只治得雍、冀數州爲詳，南方諸水皆不親見，恐只是得之傳聞，故多遺闕，又差誤如此。今又不成說他聖人之經不是，所以難說。然自古解釋者紛紛，終是與他地上水不合。」又言：「孟子說『濬濟、漯而注諸海，決汝、漢，排淮、泗而注諸江』，據今水路及禹貢所載，惟漢入江，汝、泗自入淮，而淮自入海，分明是誤。蓋一時牽於文勢，而不暇考其實耳。今人從而強爲之解釋，終是可笑。」維。

「東匯澤爲彭蠡」，多此一句。」節。

問銖：「理會得彭蠡否？」銖曰：「向來只據傳注，終未透達。」曰：「細看來經文疑有差誤。恐禹當初必是不曾親到江東西，或遣官屬往視，又是時三苗頑，弗即工，據彭蠡、洞庭之地，往往看得亦不子細。」因出三江說並山海經二條云：「此載得甚實。」又云：「浙江

源疑出今婺源折嶺下。」銖。

問：「先生說鄭漁仲以「東爲北江入于海」爲羨文，是否？」曰：「然。今考之，不見北江所在。」問：「鄭說見之何書？」曰：「家中舊有之，是川本，今不知所在矣。」又云：「洪水之患，意者只是如今河決之類，故禹之用功處多在河，所以於兗州下記作「十有三載乃同」，此言專爲治河也。兗州是河患甚處，正今之澶、衛州也。若其他，江水兩岸多是山石，想亦無泛濫之患，禹自不須大段去理會。」又云：「禹治水時，想亦不曾遍歷天下。如荊州乃三苗之國，不成禹一一皆到。往往是使官屬去彼，相視其山川，具其圖說以歸，然後作此一書爾。故今禹貢所載南方山川，多與今地面上所有不同。」廣。

「地理最難理會，全合禹貢不著了。且如岷山導江，東別爲沱」，今已不知沱所在。或云蜀中李冰所鑿一所，灌蔭蜀中數百里之田，恐是沱，則地勢又太上了。澧水下有一支江，或云是，又在澧下，太下了。又如「東匯澤爲彭蠡」，江亦不至此澤。敷淺原今又在德安，或恐在湖口左右。晁以道謂九江在湖口，謂有九江來此合。今以大江數之，則無許多；小數之，則又甚多。亦不知如何。」揚。

薛常州作地志，不載揚、豫二州。先生曰：「此二州所經歷，見古今不同，難下手，故不作。諸葛誠之要補之，以其只見冊子上底故也。」揚。

李得之問薛常州九域圖。曰：「其書細碎，不是著書手段。」予決九川距四海，濬畎澮距川。聖人做事便有大綱領，先決九川距四海了，却逐旋爬疏小水，令至川。學者亦先識個大形勢，如江、河、淮先合識得，渭水入河，上面漆、沮、涇等又入渭，皆是第二重事。桑欽、酈道元水經亦細碎。」因言：「天下惟三水最大：江、河與混同江。混同江不知其所出，虞舊巢正臨此江。邪迤東南流入海，其下爲遼海，遼東、遼西指此水而分也。」又言：「河東奧區，堯、禹所居，後世德薄不能有。混同江猶自是來裏河東。」又言：「長安山生過酈延，然長安却低，酈延是山尾，却高。」又言：「收復燕雲時，不曾得居庸關，門却開在，所以不能守。然正使得之，亦必不能有也。」方子。學蒙錄云：「因說薛氏九域志曰：『也不成文字，細碎了。』禹『決九川距四海，濬畎澮距川』，這便是聖人做事綱領處。先決九川而距海，然後理會畎澮。論形勢，須先識大綱。如水則中國莫大於河，南方莫大於江。涇、渭則入河者也。先定個大者，則小者便易考。」又曰：「天下有三大水，江、河、混同江是也。混同江在虜中，虜人之都見濱此江。」

胤征

問：「東坡疑胤征。」曰：「袁道潔考得是。太康失河北，至相方失河南。然亦疑羲和是個曆官，曠職，廢之誅之可也，何至誓師如此？大抵古書之不可考皆此類也。」大雅。

湯誓

問：「升自陟」，先儒以爲出其不意，如何？」曰：「此乃序說，經無明文。要之，今不見陟是何地，何以辨其正道、奇道？湯、武之興，決不爲後世之譎詐。若陟是取道近，亦何必迂路？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。如人食肉，畢竟肉中有滋味，有人却要於骨頭上咀嚼，縱得些肉，亦能得多少？古人所謂「味道之腴」，最有理。」可學因問：「凡書傳中如此者，皆可且置之？」曰：「固當然。」可學。

仲虺之誥

問：「仲虺之誥，似未見其釋湯慚德處。」曰：「正是解他。云「若苗之有莠，若粟之有秕」，他緣何道這幾句？蓋謂湯若不除桀，則桀必殺湯。如說「推亡固存」處，自是說伐桀，至「德日新」以下，乃是勉湯。又如「天乃錫王勇智」，他特地說「勇智」兩字，便可見。尚書多不可曉，固難理會，然這般處，古人如何說得恁地好，如今人做時文相似。」夔孫。

問：「禮義本諸人心，惟中人以下爲氣稟物欲所拘蔽，所以反着求禮義自治。若成湯，尚何須「以義制事，以禮制心」？」曰：「湯、武反之也」，便也是有些子不那底了。但他能

恁地，所以爲湯；若不恁地，便是「惟聖罔念作狂」。聖人雖則說是「生知安行」，便只是常常恁地不已，所以不可及。若有一息不恁地，便也是凡人了。」問：「舜『由仁義行』，便是不操而自存否？」曰：「這都難說。舜只是不得似衆人恁地着心，自是操。」賀孫。

湯誓

「湯、武征伐，皆先自說一段義理。」必大。

蔡惠問書所謂「降衷」。曰：「古之聖賢，才說出便是這般話。成湯當放桀之初，便說：『惟皇上帝，降衷于下民。若有常性，克綏厥猷惟后。』」武王伐紂時，便說：「惟天地萬物父母，惟人萬物之靈。亶聰明，作元后。元后作民父母。」傳說告高宗便說：「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設都，樹后王君公，承以大夫師長，不惟逸豫，惟以亂民。惟天聰明，惟聖時憲。」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。」賀孫。

「孔安國以『衷』爲『善』，便無意思。『衷』只是『中』，便與『民受天地之中』一般。」泳。

問：「『天道福善禍淫』，此理定否？」曰：「如何不定？自是道理當如此。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，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。」又問：「或有不如此者，何也？」曰：「福善禍淫，其常理也。若不如是，便是天也把捉不住了。」又曰：「天莫之爲而爲，它亦何嘗有意？只是

理自如此。且如冬寒夏熱，此是常理當如此；若冬熱夏寒，便是失其常理。」又問：「失其常者，皆人事有以致之耶？抑偶然耶？」曰：「也是人事有以致之，也有是偶然如此時。」又曰：「大底物事也不會變，如日月之類。只是小小底物事會變。」如冬寒夏熱之類，如冬間大熱，六月降雪是也。近年徑山嘗六七月大雪。偶。

總說伊訓太甲說命

「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。太甲、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說命。蓋高宗資質高，傳說所說底細了，難看。若是伊尹與太甲說，雖是粗，却切於學者之身。太甲也不是個昏愚底人，但「欲敗度，縱敗禮」爾。」廣。

「伊尹書及說命三篇，大抵分明易曉。今人觀書，且看他那分明底，其難曉者且置之。政使曉得，亦不濟事。」廣。

伊訓

「伊尹祠于先王。」若有服，不可入廟。必有外丙二年、仲壬四年。」節。

問：「伊訓伊尹祠于先王，奉嗣王，祇見厥祖。」是時湯方在殯宮，太甲於朝夕奠常在，

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？」曰：「此與顧命、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事同。意者，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，但今不存，無以考據。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，恐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。」廣。

「古書錯繆甚多。如史記載伊訓有「方明」二字，諸家遂解如「反祀方明」之類。某考之，只是「方」字之誤。「方」當作「乃」，即尚書所謂「乃明言烈祖之成德」也。」緯。

「與人不求備，檢身若不及。」大概是湯急已緩人，所以引爲「日新」之實。」泳。

「具訓于蒙士」，吳斗南謂古者墨刑人，以蒙蒙其首，恐不然。」廣。

太甲

「近日蔡行之送得鄭景望文集來，略看數篇，見得學者讀書不去子細看正意，却便從外面說是與非。如鄭文亦平和純正，氣象雖好，然所說文字處，却是先立個己見，便都說從那上去，所以昏了正意。如說伊尹放太甲，三五板只說個「放」字。謂小序所謂「放」者，正伊尹之罪；「思庸」二字，所以雪伊尹之過。此皆是閑說。正是伊尹至誠懇惻告戒太甲處，却都不說。此不可謂善讀書。學者不可不知也。」時舉。

「伊尹之言極痛切，文字亦只有許多，只是重，遂感發得太甲如此。君陳後亦好，然皆寬了，多是代言，如今代王言者做耳。」

「並其有邦，厥鄰乃曰：『俟我后，后來無罰！』言湯與彼皆有土諸侯，而鄰國之人乃以湯爲我后而俟其來。此可見湯得民心處。」閔祖。

「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，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。」節。

咸有一德

「爰革夏正」，只是正朔之正。賀孫因問：「伊尹說話自分明，間有數語難曉，如『爲上爲德，爲下爲民』之類。」曰：「伯恭四個『爲』字都從去聲^{〔四〕}，覺得□□順^{〔五〕}。」賀孫因說：

「如『逢君之惡』，也是爲上，而非是爲德；『爲宮室妻妾之奉』，也是爲下，而非是爲民。」曰：「然。伊尹告太甲，却是與尋常人說話，便恁地分曉，恁地切身，至今看時，通上下皆使得。至傳說告高宗，語意却深。緣高宗賢明，可以說這般話，故傳說輔之，說得較精微。伊尹告太甲，前一篇許多說話都從天理窟中抉出，許多話分明說與他，今看來句句是天理。」又云：「非獨此看得道理透，見得聖賢許多說話都是天理。」又云：「伊尹說得極懇切，許多說話重重疊疊，說了又說。」賀孫。

問：「左右惟其人」何所指？」曰：「只是指親近之臣。『任官』是指任事底人也。『任官惟賢材』，多是『爲下爲民』底意思；『左右惟其人』，多是『爲上爲德』底意思。『其難其

慎」，言人君任官須是賢材，左右須是得人，當難之慎之也。「惟和惟一」，言人臣爲上爲下，須是爲德爲民，必和必一，爲此事也。」銖。

至之問四「爲」字當作何音。曰：「四字皆作去聲。言臣之所以爲上者，蓋爲君德也，臣之所以爲下者，蓋爲民也。爲上猶言爲君。」銖。

論「其難其慎」曰：「君臣上下相與甚難。」節。

問：「德無常師，主善爲師。善無常主，協于克一」。或言主善人而爲師，若仲尼無常師之意，如何？」曰：「非也。橫渠說『德主天下之善，善原天下之一』，最好。此四句三段，一段緊似一段。德且是大體說，有吉德，有凶德，然必主於善始爲吉爾。善亦且是大體說，或在此爲善，在彼爲不善；或在彼爲善，在此爲不善。或在前日則爲善，而今日則爲不善；或在前日則不善，而今日則爲善。惟須「協于克一」，是乃爲善。謂以此心揆度彼善爾。故橫渠言「原」，則若善定於一耳。蓋善因一而後定也。德以事言，善以理言，一以心言。大抵此篇只是幾個「一」字上有精神，須與細看。此心纔一，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。「協」字雖訓「合」字，却是如「以此合彼」之合，非「已相合」之合，與禮記「協於分藝」、書「協時月正日」之協同義，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。張敬夫謂虞書「精一」四句與此，爲尚書語之最精密者，而虞書爲尤精。」大雅。

「德無常師，主善爲師。善無常主，協于克一」。上兩句是教人以其所從師，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爲之師。」道夫問：「『協于克一』，莫是能主一則自默契于善否？」曰：「『協』字難說，只是個比對裁斷之義。蓋如何知得這善不善，須是自心主宰得定始得。蓋有主宰，則是是非善善惡惡瞭然於心目間，合乎此者便是，不合者便不是。」橫渠云：「德主天下之善，善原天下之一。」這見得它說得極好處。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，所以他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此意，曰「常厥德」，曰「庸德」，曰「一德」。常、庸、一只是「一個」。蜚卿謂：「『一』恐只是『專』之『一』？」曰：「如此則絕說不來。」道夫曰：「上文自謂：『德惟一，動罔不吉；德二三，動罔不凶。』」曰：「纔尺度不定，今日長些子，明日短些子，便二三。」道夫曰：「到底說得來，只是個定則明，明則事理見，不定則擾，擾則事理昏雜而不可識矣。」曰：「只是如此。」又曰：「看得道理多後，於這般所在，都寬平開出，都無礙塞。如蜚卿恁地理會數日，却只恁地，這便是看得不多，多少被他這個十六字礙。」又曰：「今若理會不得，且只看自家每日一與不一時便見。要之，今却正要人恁地理會，不得，又思量，但只當如橫渠所謂『濯去舊見，以來新意』。且放下着許多說話，只將這四句來平看便自見。」又曰：「這四句極好看。」南軒云：「自『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』數語外，惟此四句好。但舜大聖人，言語渾淪，伊尹之言較露鋒鏌得些。」說得也好。」頃之，又曰：「舜之語如春生，伊尹

之言如秋殺。」道夫。

問：「橫渠言：『德主天下之善，善原天下之一。』如何？」曰：「言一故善。一者，善之原也。『善無常主』，如言『前日之受是_六，今日之受非也』。『協于克一』，如言『皆是也』。蓋均是善，但易地有不同者，故無常主。必是合于一，乃爲至善。一者，純一於理，而無二三之謂。一則無私欲，而純乎義理矣。」銖。

「協于克一」，協，猶齊也。」升卿。

說命

「高宗夢傅說，據此則是真有個天帝與高宗對答，曰：『吾賚汝以良弼。』今人但以主宰說帝，謂無形象，恐也不得。若如世間所謂玉皇大帝，恐亦不可。畢竟此理如何，學者皆莫能答。」個。

「夢之事，只說到感應處。高宗夢帝賚良弼之事，必是夢中有。帝賚之說之類，只是夢中事。說是帝真賚不得，說無此事，只是天理，亦不得。」楊。

問：「高宗夢說，如伊川言，是有個傳說，便能感得高宗之夢。琮謂高宗『舊學于甘盤，既乃遷于荒野，人宅于河，自河徂亳_七』，其在民間久矣。當時天下有個傳說，豈不知名？